



►氣候變化導致咖啡豆價格飛漲。  
作者供圖

## 別讓警鐘止於耳旁

氣候危機從來不只存在於遙遠的冰川和海洋，它早已穿透產銷網絡，轉化為尋常家庭沉重的賬單。

持續的高溫濕熱重創畜禽養殖效率，家禽在高溫應激下產蛋率降低，直接拉動局部農副食品價格劇烈震盪；全球農業主產區頻繁遭遇大旱與反常降雨，澳洲小麥、南美與非洲的大宗穀物屢次出現供應缺口，咖啡豆產區更因熱浪乾旱導致期貨價格創下數年新高。

同時，氣候引發的水文失衡正在影響全球物流動脈。例如巴拿馬運河等關鍵航道近年因長期乾旱導致蓄水量銳減，引發大規模通行延誤，高昂的繞行與滯留成本最終不可避免地轉嫁給終端消費者。

人們已經不是不知道問題有多嚴重，而是知道之後仍然習慣於等待。等待下一次國際氣候會議、等待科技突然發明一種神奇能源、等待別人先改變。但地球正在給我們越來越清晰的信號：這一次是厄爾尼諾，下一次可能是另一場熱浪、洪水、乾旱或者農業危機。人類真正應該做的，只有立刻行動。

減少不必要的駕車和長途飛行，更多使用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車；降低能源浪費，合理使用空調；減少食物浪費；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增加植物性食物比例；少買一次性、過度包裝的商品；延長衣物、電子產品和傢具的使用壽命。這些事情看起來都很小，但氣候問題本來就是由無數人的選擇累積而成。

我們可以減少讓大氣繼續升溫的排放，可以讓城市擁有更好的防洪能力，可以建立更加可靠的糧食儲備和供應鏈，可以保護那些仍然能夠吸收碳、調節氣候的自然生態系統。我們無法命令太平洋停止升溫，但可以決定，在災害到來時，人類是否已經準備好。



樂活  
潘少  
逢周一、二見報

## 拜雍火腿

風乾火腿的賽道，早就被西班牙伊比利亞和意大利帕爾馬擠得水洩不通。但凡你聽過法國「拜雍」（Jambon de Bayonne）的名字，都會知道它這一路走來，有多麼不容易。

拜雍火腿，另有譯名「巴約納」，雖然不如前兩者出名，但也實力非凡。作為法國西南部阿杜爾河下游的港口，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周邊地區醃好的火腿全要經由拜雍運往各地，久而久之得名「拜雍火腿」。

所以嚴格來說，拜雍火腿冠錯了姓，真正的產地其實是隔壁的貝亞恩地區。但這個美麗的意外，卻開啟了一代代的美味傳承。大作家拉伯雷在《巨人傳》裏對它推崇備至，法國國王亨利四世更是它的忠實「迷弟」，可見這區區一片火腿，數百年前就已被富貴人家放在心尖。

如今拜雍火腿頂着歐盟IGP的認證光環，產區被死死框定在阿杜爾河流域，連醃製用的鹽都是唯一指定的礦物溫泉鹽。如果拿它跟人們更熟悉的帕爾馬火腿、伊比利亞火腿對比，倒像三種截然不同的性格：伊比利亞火腿仗着黑豬吃橡果長大，油脂豐潤，油花如大理石，帶着堅果與鹹香，霸道得毫不掩飾；帕爾馬火腿則走溫潤路線，僅用海鹽風乾，追求絲滑與乳香甜美，薄如蟬翼，入口即化。

而到了拜雍這裏，性格則更清瘦內斂，入口先是利落鹹香，隨即化成淡淡榛果味與焦糖般的回甘，鮮比鹹更搶戲。更為獨特的是，有些改良版會在熟成階段抹上當地特產的辣椒粉，留出一股微辛在舌尖跳舞，保證瞬間勾走你的魂。

當地人吃火腿非常接地氣。除了開胃時生吃，還會鋪在甜椒燉蛋的最上層，讓油脂微微融化滲入滑蛋中，配上一塊法棍，就是地道的美味。懂吃的人就是這樣，從不會張牙舞爪地炫耀，寧可把滋味藏進一日三餐裏，讓你慢慢發現。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飛機落地時已是深夜，地陪阿福守在航站樓外，將一串串雞蛋花輕輕掛在我們脖子上，用略帶口音的普通話熱情說道：「歡迎來巴厘島旅遊。」

阿福是土生土長的印尼三代華人，他的爺爺當年從廣東潮汕漂洋過海下南洋，靠做海產生意在異國扎下了根。雖然阿福至今未曾到過祖籍地，卻能說一口還算流利的普通話，也識得中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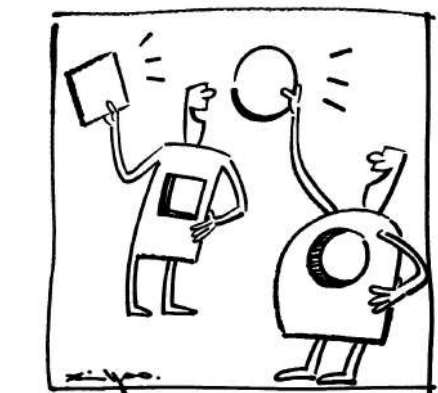
阿福說，在他成長的年代，當地公立學校不提供華文教育，年少的他不甘錯失文化根基，只能藉着老式華文電台，在閒暇時光偷偷自學。沒想

南京大學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合起來簡稱「兩古」）專業是全國重點學科。遠的不說，自打「新時期」以來，從程千帆、周助初、吳新雷到莫礪鋒、張宏生、曹虹、張伯偉、程章燦、鞏本棟、許結，再到徐興無、徐雁平、苗懷明、趙益、童嶺、卞東波等，由幾代學人共建的南大「兩古」團隊，群星閃耀，堪稱南大的光榮和驕傲。

南大「兩古」專業的老師除了在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研究領域成就卓著，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散文創作上也是一把好手。莫礪鋒、張伯偉、程章

每人都可有特殊愛好，從前較多人喜歡集郵，亦有人喜歡收集罐頭上的包裝紙。現代社會更加多元化，新聞廣播不時見到鐵道迷或巴士迷追尋其喜愛的目標，例如新路線開通或原路線終結，都會吸引大批「粉絲」參與。我並不是巴士迷，但是將軍澳區於八月底結束的巴士路線95M，卻勾起我無限回憶。

我的童年在旺角區唐樓長大，少年則成長於觀塘舊式公屋。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家獲批調遷將軍澳區新落成的公屋。當時將軍澳是香



看一個人炫耀什麼，通常他內心就缺什麼。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 Citywalk之美

每次到訪一個城市，我都會習慣性地用腳步丈量，從羅馬縱橫兩千年的建築到北京的紅磚綠瓦。但要是說有哪個城市，從一小時到一天，都有Citywalk的絕佳去處，那或許就是香港。

如果只有一小時的時間，不妨沿着IFC商場走到中環七號碼頭，在維港邊簡單留下照片，再搭乘天星小輪到尖沙咀。無所謂天氣，這一小段路都能讓遊客一睹香港的美好。下雨時，霧氣罩住兩岸高樓，有一種舊電影般的朦朧。這一瞥，把金融中心、海港和九龍半島的天際線放進同一幅畫面。

如果有三小時時間，那足夠從中環碼頭向內走，經過皇后像廣場與舊中區的寫字樓，轉進石板街，再沿着坡道往上，城市的情會在這十分鐘內變換數次。如果再沿着扶手電梯走到動植物公園，人文與自然在數十分鐘裏交織變換。往上走還有老店、窄巷、塗鴉與石階；再往上走又是綠意盎然的公園與動

到如今這倒成了他安身立命的根本，讓他得以專職接待華人旅行團，在千島風光中當起「自己人」的嚮導。

身在異鄉的印尼華人，始終恪守祖輩傳下的民俗家風——日常三餐偏愛中餐風味，春節闔家圍坐吃團圓飯，中秋備好月餅望月思親，清明謹遵古禮祭拜先祖。阿福說，這種文化印記早已融入華人的血脈，代代沿襲下來。也因為這份執念，以勤勞顧家聞名的華人青年雖頗受當地族群異性青睞，卻大多選擇與華人聯姻，只為把文化的根鬚留住。阿福也順理成章地娶了客家女子，如今兒女雙全，生活安穩。

燦、許結、徐興無等都有散文集問世，莫礪鋒、張伯偉、程章燦還出過不止一本。他們的散文創作，有的結合對傳統文化的解讀和分析以豐富當代思想和認知（莫礪鋒《詩意人生》、徐興無《書話文脈》）；有的以深邃的歷史眼光打量當下的百態人生（莫礪鋒《浮生瑣憶》《寧鈍齋雜著》）；有的站在中國文化立場發現世界的有趣和多樣（程章燦《海外讀書記》、許結《半島之半——居韓一年散記》）；有的以個人經歷整合自己的友人和讀書生涯（莫礪鋒《師友

港的新發展區域，首個公共房屋是寶林邨，位置靠近多年後才建成的港鐵將軍澳綫總站，居民可說守得雲開見月明。寶林邨之後，相繼落成的公共房屋是翠林邨和景林邨，彼此都以「林」字作連繫。寶林邨和景林邨相距不遠，都在市中心區域。我家獲分配翠林邨，卻位於老遠的半山之上，地理上更接近調景嶺和觀塘區。當年香港的地區分布亦有點奇怪，將軍澳屬於新界的西貢區，尚算可以理解，但是翠林邨實際接近觀塘，寄信時我的回郵地址確是寫九龍，郵差派遞亦

上周日去深圳坪山遊玩，看新樓盤，順便看自然博物館的蛇型建築，及燕子湖會展中心的園林，並在附近酒店用午膳。近年來，在深圳「東進」趨勢中，坪山市容愈見繁華，環境青綠怡人。

晚餐後走出商場，外面在下雨，叫了輛車前往蓮塘口岸。我們上午將私家車停在了口岸外的停車場。

從坪山往蓮塘，需經過幾個隧道，天氣好的話，約四十分鐘

物。

如果有六小時，還可以再來點美食。早上不妨從上環開始，吃一盅點心或一碗熱騰騰的雲吞麵，再慢慢走向西營盤。沿途的街市、藥材鋪、舊式唐樓和新開的麵包店，各有不同的節奏。午後可搭叮叮車回到灣仔或銅鑼灣，在電車緩慢的搖晃裏看街景向後退去。

香港的Citywalk之美，在於它的多元與雜糅。高密度的城市規劃將無數多樣化的精緻融進了這片土地裏。港鐵出口上面可以是山坡、屋苑或商場，轉一個彎又會遇見海港、街市、廟宇。這裏並不需要特意尋找景點，因為景點常常就藏在通勤的路上、排隊購買午飯的隊伍旁，或一段不經意的樓梯盡頭。



漂遊記  
杜若  
逢周二見報

## 海的另一邊

然而，作為當地少數族裔，阿福的成長並非一帆風順。他回憶，小時候曾因華人身份遭受排擠與欺凌。這種切膚之痛，讓他如今執意將孩子送入國際學校，只希望下一代不必再承受自己兒時的委屈。即便已在當地生活了大半輩子，阿福仍覺得與主流社會隔着一層無形壁壘。他坦言，華人大多只能經商，很難從政，缺乏話語權，這種隔閡似乎在所難免。

但隔閡之外，善意也在悄然生長。在巴厘島，一位當地司機得知我們是中國人，便主動播放《還珠格格》主題曲等經典華語歌曲，耐心為我們挑選打卡機位、拍攝照片；街邊

記》、張伯偉《讀南大中文系的人》《讀古典文學的人》）……而他們的共同點，則在於都能以雄厚的古典文學／文化打底，才華橫溢地揮灑各具風格的白話表達。

閱讀他們作品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他們那種因古典涵養而在作品中體現出的淵博、沉靜、從容和優雅——這種「古典」氣質為他們的散文打上了一種獨特的烙印，使他們的散文創作在當代散文世界中具有一種相當明顯的識別度。

中國新文學自誕生以來，以魯迅、周作人、梁實秋、余光中、王鼎

沒問題。

當時翠林邨居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乘坐95M巴士，途經調景嶺、秀茂坪、觀塘，最後以牛頭角港鐵站為終點。我家在翠林邨住了十多年，我每天出行都是倚賴95M，雖然車程較長，但是沿途風光怡人，就像從深山逐步走進市區。當然偶有不便的情況，尤其是天氣惡劣，交通擠塞，甚至試過風暴過後道路塌陷，致巴士停駛，我唯有留在市區等待道路修復才可歸家。光陰似箭，將軍澳區的交通日趨完備，居民生活大幅改

便可抵達，但若是下雨又逢周末，塞車會較嚴重。那晚一路塞車，行至蓮塘關外更是走不動，司機說：不光是蓮塘，其他口岸車輛出入也時有堵塞。

我們說設計當初大概沒料到，如今的進出關客流量會如此之高吧，司機堅持是設計問題：「不光是口岸，剛才下坡轉彎的路，有導航我也錯過好幾次。」他是四川人，原在重慶開車，相比深圳，他個人覺得重慶的交通設計似乎更合理。

跟很多國家都不一樣，德國的地鐵並沒有一個機器檢票開口。沒有了機械強制性檢票的環節，乘客們購票上車很大程度上成為了「自覺」。

只是，這樣的「自覺」比想像的還要複雜一點。因為除了購票，還有一個激活票的過程。紙質票需要在上車之前，在站台的一個機器上「打票蓋章」，那個章上會有當時的時間和上車的車站名字；而電子票也需要在APP上點擊「激活」，然後也會顯示上車時的車站名，以及票的有效時間。

車票需要激活的原因是一張普通的地鐵票有效時間為兩個小時，在這期間你可以任意乘坐地鐵、公交或者有軌列車，唯一的限制是——不能坐往返路線。這其實是個蠻複雜的規定，除了明確地坐同一條線路往返，其他坐車的路線又該如何定義？

這個決定權，在查票員手上。是的，雖然沒有檢票口，但不代表

放學的孩童，遠遠看見我們，便揚起笑臉用中文喊道：「你們好！」稚嫩的話語瞬間融化了距離感。

或許，隨着人員交往日益頻繁，文化出海的腳步愈發輕盈，那些喝着中國茶飲、玩着中國潮玩長大的印尼新一代，會對中華文明有更多的了解和親近。就像阿福說的，有些隔閡需要時間消融，但只要有人願意邁出第一步，海的那一邊，就沒那麼遙遠。

十八彎  
關爾  
逢周二見報

鈞、琦君、張曉風、余秋雨、張中行等為代表的眾多散文名家百花齊放光彩奪目，他們豐碩而又風格各異的散文創作為當代散文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如今南大「兩古」專業「散文作家群」的集體亮相，則為當代散文世界帶來了新的光譜。

過眼錄  
劉俊  
逢周二見報

善，我家早已搬離翠林邨，但仍是住在將軍澳區。

服務居民近四十年後，95M被併入另一路線93K，後者同樣是區內「老牌」巴士路線，未來會取代95M而發揮嶄新功能。世事就是如此，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人們總是不斷向前，生活必定持續美好。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他來深圳一年多了，想過扎根嗎？他說也會去其他城市看看，我先生說：「也不錯，趁年輕，去想去的城市待上一兩年，可豐富閱歷。」而我想，他要過漂泊的人生。

紅塵記事  
慕秋  
逢周二見報

沒有監督機制。柏林的公交系統有一幫專門的查票員，他們身着便服上車，再突然亮出工作證件和查票機，用查票機驗票。這個查票機可以決定這張票是否有效，如果遇到乘客沒票、票無效，或者票沒有被激活，乘客便會在下一個車站被帶下車，罰款六十歐。

說實話，這樣的機制對於前來柏林旅行的遊客不大友好，大部分遊客可能覺得買了票就行了，既不知道需要激活也不知道不能坐往返。看着一臉霧水被查票的遊客，有時候也覺得他們有點無辜。

柏林的公交票其實是德國生活規則的縮影——大多規則只是抽查，更重要的是全憑自覺。

柏林漫言  
余逾  
逢周二見報